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  
第四十六回 訪蓬戶良友雄談 侍翠帷淑姬麗語

仲春二日會重開，九月中旬情又來。莫逆能聯新綺紵寧，相思可念舊妝台。

卻說季狸在東海三年，工商雲集，士民安堵。至正統元年，冥光、朱陵、黃羅三國，又稱兵寇邊，復依次剿撫。朝廷方議晉爵，而王振惡其功，征令入朝。季狸乃累表謝病，以伯爵休致。一時權貴，俱辭不見，只與公明達、耿朗來往。耿朗聽了春曉的勸解，僕馬衣服，俱加收斂。有時癡童驚騎，與公明達、季狸或遠遊西山，或近宿別墅。

在家則肆志詩書，放情酒奕，與五妻極盡家庭之樂。光陰迅速，又是正統二年正月。耿朗、季狸同訪公明達，到得門前，見柴扉雙閉，寂無人聲，萬枝木影縱橫，一派禽音上下。門上一聯春帖云：風吹曉漏經長樂，柳帶晴煙出禁城。耿朗道：「此聯大得太平郊居景象。」兩個扣門，裡邊童子應客，主人出迎。見亭上春帖云：雲裡引來泉脈細，雨中移得藥苗肥。延至小軒，見軒上春帖云：琴樽風月閒生計，金玉松筠舊歲寒。

入軒坐定，季狸道：「小弟自謝病已無意功名，聞得閣臣又欲以邊事起用。如果其然，又未知際遇若何。」公明達道：「聖主尚嫌蕃幕近，將軍莫恨漢廷遙。其意味不過如此。」季狸道：「勤苦無妨，只須好收場耳。」公明達道：「時來天地皆同力，運去英雄不自由。氣數如何定得？」季狸道：「成敗利鈍，難可逆料，但究竟何如？」公明達道：「舊廟荒涼時享絕，諸孫饑凍一官成。」季狸無掌道：「不差不差，但既以身處世，便不必計算許多矣。」正說著，童子行酒，三人同飲。耿朗道：「小弟外遇軍興，內遭家變。處己則己心未安，待人則人心未協。不知何法，可以兩全？」公明達道：「古人云：心不可不虛，不虛則不明。不可不實，不實則不誠。又云：君子忍人所不能忍，容人所不能容。又云：少言者不為人所忌，少行者不為人所短。此處己之訣也。古人云：人有不及，可以情恕。非意相干，可以理遣。又云：克己然後可以制怒，順理然後可以忘怒。又云：善氣迎人，親於兄弟。此待人之法也。」耿朗道：「處己待人，敬聞命矣。但遇事又當何如？」公明達道：「古人云：任我則情，情則蔽，蔽則昏矣。因物則性，性則神，神則明矣。又云：見祥而為不可，則祥反為禍。見妖而迎以德，則妖反為福。又云：治大者不可以煩，煩則亂。治小者不可以怠，怠則廢。此遇事之方也。」耿朗道：「小弟從征時，兄與先舅岳餞別，曾說我『破鏡分敘，亦必不免』，誰知第二內人果然謝世，不知兄長預先何以得知？」公明達笑道：「女子多思，婦人善病，據理推情，非真有異術也。」耿朗道：「燕氏自初嫁以來，耳未聞其有吁歎之聲，目未見其有拂抑之色。不幸早世，雖不可謂中饋無主，亦可稱內助乏人矣。」公明達道：「賢弟視以為側室，公論未嘗不以為正妻也。嘉名錫自楓宸，懿范揚於史館。天下後世，孰不曰耿君原配哉！賢弟賦性多疑，此言若說在弟婦未死之前，賢弟未必不當作千金買賦的技量，今在事後，想言之者可無罪也。」耿朗歎道：「不然。兄若不避猜嫌，早正其失，何致令女子輩至今笑人。」公明達道：「朋友數，斯疏矣。矧言及閨闈乎？出征之先，未嘗無一二言相勸。但借事比喻，賢弟自不留心耳。」季狸在旁鼓掌大笑道：「事已久矣，人已去矣，兀自啾啾不休，真經生之見也。瞞照見事不明，知人不徹，戒於已往，以警將來，該罰一大杯。子通言於事後，失之機先，善道未能，空談何補？該罰一大杯。我季公身不能諫，又阻人言，友誼無聞，何以謝過？亦該罰一大杯。」說畢，一齊大笑，是日三人大醉而散。晚間耿朗在春曉房內，見春曉繡牀半倚，堪描春睡之容。寶髻重梳，可詠晚妝之句。真不亞夢卿之「比玉香猶盛，如花語更真」也。

因乘醉扶著肩膀道：「你與二娘，還是姊妹，還是姑姪？如何相象得緊？」春曉見有了酒意，乃笑著道：「昔日二娘作的九醞醒解湯，今日公明姆姆可曾作來嘗了？」耿朗見春曉笑如花開，聲如鶯囀，益發撩動心懷，因口內念道：「還將舊時意，憐取眼前人。」一邊說著，一邊取春曉的項帕揩嘴。春曉忙令性瀾捧過唾壺，自家扶定，坐在牀頭。耿朗果作起嘔來，嘔了幾口，漱過了，輕輕放倒在夾皮褥上，大睡不醒。春曉替他脫去衣履，蓋好衾被，放下帳幔，自己坐在帳外，又教情圃預備茶羹。三鼓後，耿朗睡醒，春曉掀帳低問：「口渴否？」耿朗呷了幾口苦茶，打了個噎氣，鼻尖聞得不是頭脂面脂口脂手脂的氣味，那一種肉內的香，恰又似夢卿。乃又念道：「未酬前恨足，肯放此情鬆。」因又取項帕揩嘴。春曉另從褥下拿出一條，道：「此條短些，正好用得。」

耿朗道：「莫不嫌髒？」春曉笑道：「這正是新的。」耿朗道：「莫非是興慶草織的麼？」春曉道：「這正是二娘遺物。」耿朗道：「你模樣行事，真是二娘，待順哥確是親生。將來順哥成人，怕你不母以子貴！」春曉道：「嫡母則有大娘，生母則有二娘。以次則三娘四娘五娘，皆當受他孝順。我不過一介侍女，何敢竟側人母之列？」耿朗聽說，將手望春曉胸前一拍，道：「好乖巧！一些亦不作大。你道我不能扶持你麼？」春曉道：「官人扶持，本不待言。只恐蕭根艾葉，有負深恩。惟望與大娘三娘四娘五娘都一般恩愛，再不要疑心，又生離異。」

耿朗笑道：「你處處愛護二娘，當初為何不隨二娘亦學些字畫？」春曉道：「我若亦會寫字，安知彩繡等手內人人不各有一把扇子？又安知人人俱不能失落？」耿朗又笑道：「二娘若似你口舌利便，我亦不致疑心。」春曉道：「二娘非不善於言語，因為寡言寡笑，是婦人正理，故不肯多話。倘當初亦要數黑說白，分斤撥兩起來，牝雞亂鳴，成何家法？」當時兩個人說至四鼓，耿朗酒已大醒，催春曉上牀。」春曉方在妝台前摘去簪環，另綰頭髮，那頭髮亦約有五六尺長。耿朗道：「想二娘剪髮之後，未必有這般長好了。」春曉道：「無甲可補，雖長何用？空費了臘雪樞皮以圖觀美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步至牀前，雙手去扶繡枕。那雙手白如春蔥，嫩似柔荑。耿朗道：「想二娘割指之後，未必有這般便利了。」春曉道：「無藥可煎，雖好何用？空費了腕釧甲套，以現華靡。」及至上得牀時，不料綰發金簪脫落在耿朗枕旁，耿朗道：「幸不曾落在牀下，不然這顆珠子怕不跌壞！」春曉道：「物亦有數，雖壞何妨？但恐被人拾去，又要別生事端。」耿朗道：「四娘、五娘俱會說話，不象你合三娘，句句都有來歷。但事已過了，說也無益。你看我此後，還是從前行事否？人生光景，本自無多。何必狐疑，徒然吃苦？」兩個人談情既足，睡意亦生。翠帷中？兩尤雲，朱戶外曉風殘月，已是五更天氣。

耿朗家自泗國公、太僕卿、通政使相繼去世後，聲勢減去六七。男親內軒春侯康猷、信安侯火炎、安陸侯吳西、侍郎鄭文、主事銜任自立，女眷內軒春膚夫人、安陸胥夫人、忠誠花夫人，世交內胡越國、馮郢國、孟邯鄲、高尚書、賀學士、楊給事、於御史、聞郎中、陰主事，亦皆物故。耿朗以此應酬頗少，益圖清淨。時與二友五妻，尋那自然之樂。雲屏每日和靄慇懃，料理一切內務。愛娘每日歡天喜地，凡事幫助雲屏。彩雲每日玩花鳥弄琴書，風流瀟灑。春曉每日撫孤兒，調幼女，督課女工。惟有香兒，每日悠悠忽忽，千回百轉，無限心機。

只因這一來有分教：契友忠言，枉續了仲春二日，良姝密意，空繼了九月中旬。